

宝庆讲寺丛书

中国佛教学者文集

朗宇法师 主编

# 经典诠释与中国佛学

杨维中 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

宝庆讲寺丛书

中国佛教学者文集

主编 朗宇法师  
副主编 圣凯 道坚 黄夏年



经典诠释

与中国佛学

杨维中 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典诠释与中国佛学/杨维中著. -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

(宝庆讲寺丛书,中国佛教学者文集/朗宇法师主编)

ISBN 7-80123-771-4

I. 经… II. 杨… III. 佛教-文集 IV. B94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067693 号

---

**经典诠释与中国佛学**

杨维中 著

---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64095210(编辑部)

**责任编辑:** 戴晨京

**版式设计:** 陶 静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7.5 印张 410 千字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书 号:** ISBN 7-80123-771-4/B·355

**定 价:** 42.00 元

---

## 总 序



从佛法本身来说,教、理、行、证的修学次第,已经为佛弟子指明了修学的道路。但是,佛弟子因为自己的资质、喜好的不同,往往有所偏向,于是形成不同类型的佛法,有重义理、重实践等区别。但是,作为佛弟子来说,义理的探讨是为了将佛陀所要开示的真实事理,充分、完整地表达出来,如“阿毗达磨”虽然着重于论证“法”的自性、定义、关系等,但是其本意仍然在于“谛理的现观”,最终归于修证。那么,重修证的佛教,主要是从利益众生的角度,重视佛法的适应性、实效性,所以对事相的分别比较少,如初期大乘经典以“般若”、“三昧”、“解脱门”、“陀罗尼”、“菩提心”等作为中心,来表达从发趣、修行、证入的历程。虽然存在着种种不同的侧重,但都是佛法的根本,都是以义理知识与实践经验相结合为中心。中国佛教其实已经非常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如天台智者大师的教观并重,这是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高僧传》将古代僧人分为十科,其中翻译、解义、读诵便属于义解门;而习禅、明律、感通、遗身、护法、兴福,都是属于实践门;最后一科“杂科”则是指出家人的外学修养,旁及世间经



书、治世语言、礼乐文章等，无不兼通。

但是，传统意义的佛教义解，主要是注疏经、律、论，在“述而不作”中表达自己的理解与观点，当然也有一些专门性的著作。而且，这些佛教义解僧，都是从自己的信仰与经验出发，通过注疏、论著，来达到实践与弘法的目的。南北朝佛教的兴盛、隋唐佛教的辉煌，都与义解的繁荣是分不开的。而禅宗的发展则为中国佛教注入新的生命，重视主体的体认、自己身心的解脱、净土法门的流行，激发了信仰佛教的感情，为佛教走入社会提供了方便。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禅、净的流行，在这种“简单”、“不立文字”的潮流下，中国佛教徒逐渐失去探讨高深佛理、考察繁琐戒律的兴趣。于是，中国佛教重视义理研究的优良传统便丧失殆尽。

另一方面，佛学研究在佛教界之外却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近代意义上的佛学研究，应该是开始于欧洲殖民主义者侵入亚洲地区，殖民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殖民统治，必须要深入研究亚洲的宗教及其文化。于是，通过接触梵文、巴利文等东方语言，开始了解佛教的理论，消化佛教的教义。在“理性主义”、“科学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这些学者注重现代佛学研究的客观性、纯学术性，形成了佛学研究的现代传统，于是佛教便成为一种学问——佛学。19世纪后期，日本佛教界开始运用西方的学术研究方法，从而推动了日本佛学研究的兴盛与发达。随着“西学东渐”、日本佛教对

中国佛教的影响增强,中国开始有了近代意义上的佛学研究,这在当时中国佛教界引起很大的反响与回应,如《大乘起信论》、《楞严经》的辨伪,“大乘佛教非佛说”的讨论,“佛教非宗教非哲学”之辩等。同时,佛教界受时代流行的学术方法的影响,尤其是以太虚大师为首的“人生佛教”运动,佛教理性主义思想的高扬都直接推动了佛教界从事佛学研究,其中以印顺法师的成就最大。但是,相对来说,学术界则在佛学研究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像吕澂、陈垣、汤用彤等,皆为一代学术大师。



改革开放后,中国佛教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经过二十年的努力,佛教界基本上完成了修复寺院、重塑佛像的工作,寺院呈现出游人如织、香火旺盛的现象。于是,培养人才、弘法、学术研究等工作提到首要位置。然而,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各方面人才的紧缺无形中遏制中国佛教事业的发展。而人才的成长与培养,这又与佛教界的观念与重视程度是成正比的。

近代佛教学术研究的发展,由于受到欧美治学风气的影响,文献学、考据学、思想史、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方法被大量地使用,对佛教进行理性地分析,定性定量,促使了人们对佛教认识更加深入。学术研究作为一种工具,用来剖析佛教的历史与思想等等领域,扩大了佛教的知识面,更凸显了佛教的悠久历史和文化积淀。学术研究利用各种先进的研究方



法,通过对各种文献的比较研究,不断挖掘利用新出土的资料,显示其优胜之处。通过学术研究,使佛教的思想体系与历史发展脉络更加清楚,提高了人们对佛法的正确认识。从事学术研究的社会学者本身就是社会的精英,对社会了解非常透彻,其思想观点往往能够补充僧界的不足;同时,他们作为佛教界与社会沟通的桥梁,圆融转化佛教的思想,向社会表达佛教的看法,这些都是有益于社会与众生的活动。

因此,佛教学术研究的根本意义,不仅是了解存在于一定时空中的佛教发展形态,而且更是从现存的文献、文物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探索其前后延续,彼此关联的因果性;从而更清楚地认识到佛法的本质,及其因时、因地的适应。以了解过去,承受根本的佛法特质,作为我们信行的基础,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中国佛教协会第七届代表大会便提出要契理契机地弘扬“人间佛教”思想,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以“以文化阐扬佛法,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契理契机地以文化阐扬佛法是实现佛教中国化、本土化、现代化的权巧方便。”现代中国佛教界,应该认真地认识学者们的新观点,吸收其中的有用之处,通过转化与变通,仍然能够落实到佛法的信仰与实践,佛教才具有更大的潜力。

宁波宝庆寺始建于北宋端拱二年(989),至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嘉定十五年(1222)宋宁宗赐名“宝庆讲寺”。寺里历代住持及僧众均有重视义理、尊重

学术、礼待学人的优良传统，一直讲法不辍。曾在中国历史上流传最广，现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为世界性启蒙教材《三字经》的作者王应麟曾为宝庆寺撰写了《宝庆讲寺记》。大儒黄震为寺里撰写了《宝庆寺观音殿记》。此二文的碑刻至今仍然保存完好，高高地耸立在寺里。现在宝庆全寺僧众十分重视自身素质的提高，在日常事务、早晚功课、坐禅念佛等之外，勤于读书，研究经论。我本人自从出家以来，参访名山大寺，受到多位高僧大德善知识的指点，喜欢研读经论及现代学者的研究著作。因此无论到哪里，我都会带上一些书，也经常 would 到各地的书店去逛逛，看到佛教书籍经过十多年的出版，已经蔚为大观，感到欣慰。但是，对于社会的需求和佛教文化的发展，目前出版的书籍远远无法满足人们对佛法的需求，而且现有书籍之中，难免良莠不齐，精品佛教图书仍然少见。有感于此，我和道坚法师、圣凯法师、黄夏年先生进行一些交流，得到他们的赞同与支持。于是，我们决定以本寺的名义出版一套丛书，希望能够推进佛学研究的发展，让佛法能够深入社会人心，达到净化人生的效果。



朗 宇

2004年6月21日于宁波宝庆讲寺



# 目 录



总 序 .....	朗 宇(1)
唐初三阶教大德惠恭行历及其佛学	
思想 .....	(1)
法显与《佛国记》 .....	(31)
论《楞严经》的真伪之争、佛学思想及其对	
中国佛教的影响 .....	(66)
《华严经》的形成、汉译、基本思想及其修	
行论意义 .....	(99)
《华严经·入法界品》的思想内容及其对	
中国佛教的影响 .....	(129)
论《华严经·十地品》的佛学思想及其对中国	
佛学的影响 .....	(194)
“六家七宗”新论 .....	(299)
论中国佛教的“心”、“性”概念与“心性	



问题” .....	(311)
中国佛教心性论的四种范式及其	
比较 .....	(326)
从诠释学方法看儒、道对佛教心性思想的	
影响 .....	(353)
四祖道信大师《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	
校释导言 .....	(367)
论新罗顺之禅师对沩仰禅法的发展 .....	(373)
杨岐方会的禅学思想及其门下弟子 .....	(387)
以《宗镜录》为例论永明延寿对唯识思想	
的摄取 .....	(399)
近代佛学巨擘范古农的生平及其佛学	
思想论略 .....	(426)
“与时俱进”与“契理契机”：中国佛教教团	
制度的现代化之路 .....	(452)
近代中国对传统佛教的反思与日本的“批判	
佛教”驳议 .....	(528)
后 记 .....	(546)

# 唐初三阶教大德惠恭行历及其佛学思想

——《法门惠恭大德之碑》考释



唐初三阶教大德惠恭行历及其佛学思想

关于法门寺,当代学者康寄遥在《陕西佛寺纪略》中言:“西安附近各祖宝塔,对于法门寺塔,犹如众星之拱北辰。”何以言之?因为此中有如来真身舍利。由于法门寺独与佛骨相连,因此使之成为超越所有佛寺的佛教圣地。有唐一代,更是掀起了奉迎佛骨的狂潮,1987年,法门寺塔下地宫文物的出土,引起了世人的注目。这批文物中,有一方残碑,名《法门惠恭大德之碑》,碑文已发表三次<sup>①</sup>,然均因录文及句读失误颇多,未能引起学界注意。近来重读碑文,发现惠恭乃是一位三阶教僧人。三阶教命运多舛,历遭禁断,经典、史籍存世者几稀,故此碑当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或当有补于我们认识唐初三阶教的传播情形和思想变化。兹将碑文重录并断句于后,进而试为阐释惠恭大德行历及其佛学思想。

<sup>①</sup> 分别见于陈景富著《法门寺史略》,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韩金科、王均显撰《新发现唐法门寺住持〈惠恭禅师大德之碑〉》,《文博》(西安),1991年第4期;李发良著《法门寺志》,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 一、碑文

此碑本镶于法门寺塔基地宫之石壁中，出土时已断为数截。经拼对，此碑残高约 1.60 米，残宽 0.64 米，厚 0.23 米。碑首篆额两行，字有残损，每行现有三字：“□门惠恭△□德之碑”。碑文正书间有行体，残存 30 行，满行 54 字。碑阴铭刻《佛遗教经》，经校对知其为鸠摩罗什译本。现将重新整理的碑文录载于后，“△”符号表示其行隔，意补的字加〔〕表示：

### 〔法〕门惠恭〔大〕德之碑

（前缺五十字）为如来下△（缺 43 字）者也。法门寺者，本名阿育王△〔寺〕。（缺 14 字）初生魔焰，正□百年，斯主出代，用人□□□□。羸正指位，□天子之□癸，乃人同巨历造生地狱诽谤△（缺 11 字）仍起心花于镬汤，恶王归依，清业林于信圃。遂发愿营塔，遍四天下，精心入道，释梵光，其福田至感精微，鬼神尽△（缺 9 字）神光夜明，八万四千，不日而就。其寺则育王之一所也，因而为号。惠恭禅师之上居焉。

禅师俗姓韦氏，本鲁国邹人。其△□□□□□□□□□□邑天祚归商，以豕韦称霸，盖得姓于其国，因而命氏。禅师虚而保真，清而容物，感阴阳之粹气，得天地之淳风，思越断常△，□□□□□□□□□□不染罽尘，髻龄之年已堕僧数。岂非善吉罗汉自罄家资，玄黠比丘先摧论鼓。年甫



十四，依慈门寺道场审禅师听受三△〔阶〕〔佛〕〔法〕，  
□□□□句，心远七憎，以果收因，则舍生皆佛；将时  
验质，则以位独凡。上根下根，洞悟其旨，真学妄学，  
究竟其门。苦行精诚，年逾十载。  
△□□□□□□□□□□禅师者，佛法之机衡，幽途之炬  
烛。心滋有待，智入无端，名称普闻，众所知识。禅  
师稽首接足，亲承问道，摄念归依，习禅三△〔载〕。  
□□□□□□□□□□会真空。虽业利已修，化迷入悟，禅  
师慈愍有待，将击群蒙，乃阴照昏山，明发心海，解体  
三昧，利周四衢。年廿三，还居此寺。  
△□□□□□□□□□□花，戒珠圆明，能清五浊之  
水。上士稽首，中庸归命，意消神悟，目击道存。以  
为定慧不兼，静乱殊学，遵行五众，虔奉四依。  
△□□□□□□□□□□杨之□。惠日明代，非开寂灭之  
域，遂别安禅院，清净住持，夙夜翘诚，供养灵塔。贞  
观之末，沐浴舍利。便烧二指，发菩提心。即  
△□□□□□□□□□□，清净大众，宛如初会。倏睹尊  
仪，情如新灭。岂止灵光浮景，空惊迦叶之心；宝相  
澄辉，似入闍王之梦。① △

□□□□□□□□□□之道，行戒言之放心②。△天皇  
□□，□□地络，克振天维，安上□□，定礼制乐。以  
为垂衣端拱，得尊之于此方；御升乘乾，非超之于彼  
岸。悬般若之镜，圆照十方；燃涅槃△之香，上  
□□□，□□报先于施作；旷劫之强，缘道始于檀为。

① 此行未滴。

② 此行未滴。



大千之化主，显庆首年施绢三千匹，修营塔庙<sup>①</sup>，△  
敕师结□□讫冥，因假愿力以庄严，若神功之再运；  
感灵仪而示现，如轮王之重修。禅师清净其心，深信  
坚固，集众法宝，如海导师。尝与胜光△寺惠乘[法]  
[师]同德比义，赠禅师行瑯布巾，表为善友。则知舍  
利、迦叶更为显扬，文殊、普贤乐相诚仰。俄而乘师  
下代，德音绵邈，道林存化，度之△独存。长□□煜，  
耻为孤照昏衢，智眼恨不兼明，悔叹业像奔驰，将沦  
教戒；爱马腾跃，先亡苦空。故勒石题经，昭其未悟。  
敬镌《遗教经》、《般若心经》△各一部。□□□道，我  
执断灭，明性起于禅枝；法空见前，引尸罗于智果。  
顿渐宗印，终始住持。寂静律仪，则睹文齐相；澄清  
等忍，则观义忘言。故△知；道存□□，□执油于副  
墨；理归微渐，见法雨于临墀；四果声闻，感无涯而丧  
偶；十方菩萨，睹即色而归心。宁止香艳，成云发东  
方之紫气；花△纓结雾，□□□之青光而已哉！当  
愿：定镜流辉，尘清四念；心珠凝彩，照引三明；芥城  
几空，海印无底；河神屡陨，法母常安。弟子学谢文  
圆，才非△武库，有□□□，期种觉于雷阴；未获归  
依，冀前缘于智胜；德山高远，思三昧于瞻□；定域幽  
深，心不及于疑始。希为善诱，敢作铭曰：<sup>②</sup> △

识海波□，□□扇激。非我法王，谁救沦溺。般  
若实性，尸罗妙迹。化城屡迁，真空不□。其一。

十方诸佛，从法立名。相有始终，心无坏成。惠  
空七觉△，境智□□，□□度者，实无众生。其二。

① 此行未满。

② 此行未满。

世间实有，名为一合。智越断常，心超间塔。种觉□映，一多相纳。怨形妄心，显见灵塔。其三。

正像既迁，二阶△无实。□□□□，四依挺出，了别爱憎，弘扬诫律。重振法鼓，再明佛日。其四。

心相不〔二〕，国土皆空，虽含觉性，不废愚蒙。始明惠炬，终扬戒风。希除△妄识，□□□□。其五。

碑若天工，字凝神运。密严显迹，含性招训。降伏四魔，归依百部。定水澄影，迷津息问。其六。

佛前佛后，劫尽劫生。<sup>①</sup>尘界虽暗，法△眼恒□。□□□果，包含色声。惠空无际，福尽有情。

永昌元年岁次乙丑□月庚戌朔卅日己卯

法门寺僧惠恭树

郭□□一心供养



## 二、惠恭禅师生平考证

法门寺惠恭之名，不见于现存僧传。出土之碑亦未载其生卒年份。然而，据碑载惠恭禅师“年廿三，还居此寺”及“贞观之末，沐浴舍利”推断，其于贞观二十一年前当已至法门寺。另外，从其在贞观年间于法门寺的弘法成效看，至少需近十年方可成就，故由此可再行将其至法门寺的年限上推约十年。这可作为其下限。参之于其它证据，惠恭住在法门寺肯定不会早于贞观五年（631年）。原因有二：一是法门寺本身的情形；二是碑文中提到的惠乘法师之行历。

① 此行55字，“生”字乃添加小字。



法门寺，隋之前名阿育王寺，隋代名为成实寺。唐武德元年(618年)唐高祖李渊在称帝前数日于隋大丞相任上，下令改之为法门寺。不过，贞观五年前的法门寺仍呈败落之状，于关中佛教影响有限。据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记载：“及周灭法，厢宇外级，唯有两堂独存。”<sup>①</sup>“大业末年四方贼起，诸乡在平原上，无以自安。乃共筑此城，以防外寇。唐初杂住，未得出居，延火焚之，一切都尽。二堂余烬，焦黑尚存。贞观五年，岐州刺史张亮素有信向，来寺礼拜，但见古基曾无上覆，奏敕望云宫殿以盖塔基，下诏许之。”<sup>②</sup>因构塔上尊严相显。张亮又报请太宗批准，将塔基下佛骨请出以示众，引起包括京师长安在内的周边僧俗的普遍信奉，“无数千人一时同观”<sup>③</sup>，场面颇为盛大。由此，法门寺于关中塔庙中脱颖而出，声名远播。惠恭禅师可能是因此缘由而移住法门寺的。

此碑又载，惠恭禅师“尝与胜光寺惠乘法师同德比义，赠禅师行璠布巾，表为善友”，“俄而乘师下代”云云。惠乘也作“慧乘”，《续高僧传》卷二十四有传，其文曰：

释慧乘，俗姓刘氏，徐州彭城人也。……叔祖智强，少出家；陈，任广陵大僧正，善闲《成论》及《大涅槃》。乘年十二，发心入道，仍事强为师，服膺论席。……大业六年，有敕郡别简三大德入东都，于四方馆仁王行道，别敕乘为大讲主。……武德四年……乘等五人敕住京室。于时乘从伪郑词被牵连。主上素承风问，偏所顾属，特蒙慰抚，命住胜光。<sup>④</sup>

① 唐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大正藏》第52卷，第406页中。

② 唐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大正藏》第52卷，第406页下。

③ 唐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大正藏》第52卷，第406页下。

④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25，《大正藏》第50卷，第633中-634页上。





惠乘时为隋唐间一义学名僧,备受僧俗尊崇。武德八年(625年)高祖幸国学释奠,时众推惠乘为导首讲经。正如道宣评曰:“身历三朝,政移六帝,频升中殿。面对天颜,神气箫散,映彻墙仞。自见英德,莫不推焉。”<sup>①</sup>能得此前辈僧的赏识,对于年轻的惠恭极为难得,故碑文用“舍利、迦叶更为显扬,文殊、普贤乐相诚仰”来类比他们之间的友谊。贞观四年(630年)十月惠乘师于胜光寺圆寂,春秋七十六。胜光寺位于京师长安西南隅,离惠恭求法所在的慈门寺很近。从行文的语气考虑,于惠乘之交往当是惠恭仍滞留于长安时的事情,这是贞观五年后惠恭方至法门寺的可靠论据。

如以上推论不谬,那么,惠恭生年可以暂定为隋大业四年(608年)至唐武德元年(618年)之间。此碑立于永昌元年(689年),时惠恭禅师仍然健在。

惠恭弘法行历大要有六:其一早年依师;其二移住法门寺;其三建三阶禅院;其四祈请舍利;其五修塔迎奉佛骨;其六刻经立碑。

据碑文,惠恭大德俗姓韦氏,“髫龄之年,已堕僧数。”髫龄,即童年,一般为五岁至十岁之间。“年甫十四,依慈门寺道场审禅师听受三□□□”。慈门寺位于长安南门之西,是“隋开皇六年刑部尚书万安公李圆通所立”<sup>②</sup>。开皇九年(589年)三阶教创始人信行及其弟子僧邕等因隋文帝之召请入京师传教,左仆射齐国公高颖“邀延住真寂寺,立院处之”<sup>③</sup>。后信行“于京师置寺五所,即化度(即真寂寺)、光明、慈门、慧日、弘善

①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25,《大正藏》第50卷,第634页下。

② 宋宋敏求《长安志》卷10,《宋元方志丛刊》第1册,第125页,中华书局版。

③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16,《大正藏》第50卷,第560页上。